



一個與招潮蟹為伍的夏天：緣起篇

● 呂昇陽*

緣起

五月下旬，當我開車在台 61 線西濱快速道路的嘉南路段時，發現兩邊廣闊的舊鹽田和魚塭濕地都已空蕩蕩，原本候鳥畢集的景象已不可復見。而當我來到度冬與春過境候鳥的天堂——「將軍濕地」北岸佇足時，更是強烈的感受到一種鳥去水空闊的寂寥。



候鳥飛走後，將軍溼地就冷清了，可是迤邐在高潮線¹的海茄冬幼株²下，卻有許

* 呂昇陽，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¹ 「當海水漲到最高位的海岸線，就稱為高潮線或滿潮線；而海水退到最低位的海岸線，則稱為低潮線或乾潮線，滿潮線與乾潮線之間的高低差稱為潮差，而在滿潮線和乾潮線之間，曝露在空氣中的海岸區域就叫作『潮間帶』。」(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數位科普網」)

² 每年八月海茄冬的果實墜落之後，便可以看到水線上浮湧著大量的小綠果，退潮後，有些小綠果擱淺在高潮線上的邊坡，比較幸運的可以落地生根，更幸運的便可安全的長成小樹，也因此將軍濕地的高潮線邊緣可見一字排開的海茄冬幼株。不過它們通常都等不到長大成林，便會被人為移除。

多的小螃蟹棲息著、活動著，其中數量最多的主角是「台灣厚蟹」(台灣特有種)，看牠佇立在海茄冬下的那份靜定，與在老樹下站樁入定的高人無異。此外，這裡也很容易看到「台灣招潮蟹」(台灣特有種)與「弧邊招潮蟹」，這兩種配角可謂活潑好動，不時看牠們舉起大螯相格戰鬥，實力懸殊的甚至可以直接將對手拋飛數身之外。另外，在濕地螃蟹的觀察中也常常會遇見亂入的、跑龍套的丑角—彈塗魚³，覺得牠們是一種很滑稽的小動物。



海茄冬—
台灣厚蟹



弧邊招潮蟹

自從候鳥離開後，螃蟹與彈塗魚們的生活變得安穩愜意多了，因為許多的候鳥都愛吃牠們。而對於我來說，只有在這個鳥荒時期才能從原本對候鳥的專注中抽離出來，仔細觀賞濕地的螃蟹世界。其實在這個夏天之前，我幾乎叫不出任何一種螃蟹的名字。如今(五月下旬)當我站在將軍濕地的北岸看著下方高潮線上這些或靜或動的招潮蟹時，我突然想起了一段童年時的往事，而且縈懷許久。



台灣招潮-打架



(小)彈塗魚

³ 台灣濱海溼地常見的彈塗魚有三種，分別是大彈塗魚(俗稱「花跳」)、彈塗魚(相較於大彈塗魚所以又稱「小彈塗魚」，數量最多)、大青彈塗魚(較少見)。



在我童稚時，母親從事裁縫的工作，據說手藝不錯，所以也收了幾個女弟子。大約是在我小一的暑假，有一個國小的女老師也前來拜師學藝，她的老家在台南縣七股鄉，祖、父輩都從事魚塢養殖的工作。暑假結束前她邀請我們到七股作客，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濱海溼地，也第一次看到魚塢、潮溝以及紅樹林下為數眾多的招潮蟹。這一群可愛的小玩意，牠們有各式各樣的顏色，尤其是那一隻不斷揮舞的大螯，讓我覺得又驚又喜，深深烙印在我的童心中。

於是那些隱躍的生命，那些曾被我忽略的精靈，開始對我構成一種呼喚。我突然興發起想要好好認識這些招潮蟹的念頭，首先便是要能夠一一叫出牠們的名字，如此才能庶幾一酬兒時那份天真的悸動。於是，我的腦海開始浮現濱海溼地中那些我曾因訪鳥而有螃蟹記憶的地方，我第一個想起的是在距離將軍濕地北方不遠的八掌溪南岸(台南·北門·雙春)，那裏有我對稀有迷鳥「灰伯勞」與不普遍的冬候鳥「黑嘴鷗繁殖羽」的追尋與偶遇，同時也存在一整片白色的招潮蟹在沙灘躍動的印象。好，那就從八掌溪南岸的蟹蟹們開始探索吧!

八掌溪南岸

2020/11/29 嘉義楊姓鳥友在八掌溪南岸發現台灣第一筆「灰伯勞」的紀錄，據鳥類專家的推測，牠本該從中亞飛到南亞度冬，卻意外迷航至此。⁴我聞訊之後於12月4日往尋，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八掌溪近河口的南岸，也幸運地看見了這隻人氣鳥。這隻初來乍到的灰伯勞還只是一隻亞成鳥，因著旅途勞累，牠稚氣未脫的臉龐雜染了飛越萬里的疲憊與風霜。在牠最需要幫助的時刻，有些好事者給予投食麵包蟲而牠確實也吃得津津有味，在此我並不想對餵食野鳥的是是非非多所著墨，以結果論，牠的羽色漸漸漂亮而且也終究沒有失去野鳥覓食的本能，牠依然會在退潮的沙灘上掠食螃蟹、彈塗魚，甚至包括匆匆橫越河堤的小老鼠。

⁴ 參考「台南市野鳥學會」理事長潘致遠醫師 2021/06/07 的臉書貼文。



12/04 灰伯勞(幼)



03/12 灰伯勞

2021年2月我復往八掌溪南岸尋灰伯勞三趟，皆不遇，但卻在某次退潮的灘地意外瞥見一整片蠢動的白點，在午後的陽光下如繁星閃耀，當時我雖然覺得驚奇，但卻還沒有進一步探索的念頭，蓋機緣未足也。

2021/03/12 聽說近日又有人在老地方看見那隻灰伯勞，於是我又再度往尋，很高興可以在闊別三個多月之後再次看見牠。這隻灰伯勞在台灣待了一整個候鳥季，從亞成鳥待到變成鳥。冬天時多半見牠棲停在堤岸的灌叢或銀合歡等枯枝上，三月時則很有品味的停到一株開花的苦楝樹上。當天除了欣遇灰伯勞與苦楝所構成的花鳥圖外，也看到上游不遠處的沙灘聚集了上百隻等待北返的「裏海燕鷗」，而一樣令人喜出望外的是遇見一隻已經轉成繁殖羽的「黑嘴鷗」飛到遠處近溪的泥灘上捕食螃蟹的畫面，只是當下我只高興終於拍到那彷彿頂著一顆黑色巧克力球的黑嘴鷗(繁殖羽限定)，並不在乎牠嘴巴啣著的是什麼螃蟹⁵，因為對於當時還不曾深度探索螃蟹的我而言，那似乎是無關緊要的事。

上帝創造宇宙萬物自有祂的旨意，雖然說「物吾與(類)也」(張載〈西銘〉)，但是有時因我們不曾真的用心去認識自然界的生命，便無法對它產生感情，同時也就無法領悟某個物種存在的意義。2021/06/07 為了研究招潮蟹，我於退潮時又再度來到八掌溪南岸探索，我先在河堤上佇立張望，堤下近處的沙質灘地上到處都有「清白招潮蟹(U.lactea lactea)」踴躍著。此時，八掌溪雙春段的堤岸距離退潮限縮的溪流處少說也

⁵ 在我對招潮蟹持續一整個夏天的探索而再次檢視當時的照片後，根據牠的大螯的型態與顏色，我已經可以輕易地看出苦主是「北方招潮蟹」，而且也發現案發地點的位置也與學者所說北方招潮蟹喜歡棲身在「無遮蔽泥灘的最低潮泥潭處」的說法吻合。施習德：《招潮蟹》(台北：國立海洋生物館，2001年)，頁88。



有四、五十公尺，但是清白招潮蟹卻大多侷限在接近堤岸約莫十公尺的範圍，只因這裡地勢相對較高，較符合清白招潮蟹的生物習性，一如螃蟹學者施習德所言：「(清白招潮蟹)多居住在含沙質較多而且排水良好的土壤上，尤其以高潮線附近數量特別龐大。」⁶



當我輾轉下到灘地時，地表的生物瞬間歸零，因為所有的招潮蟹都躲回自己的洞裡，我揀擇了一塊卵石安坐不動，不出三分鐘，所有的招潮蟹便又跑出來活動了。我莞爾的靜看眼前這一片熙熙攘攘的螃蟹世界。在春夏的繁殖季，所有公的清白招潮蟹幾乎一刻都不得閒，牠們不斷的揮舞著大螯，不只對公的揮舞，也對母的揮舞。原來大螯的揮舞方式不同，意義也就不同，「垂直式」的揮舞是用來威嚇其他雄性的競爭者，而「側面式(平展式)」的揮舞則是對母蟹的展示與邀請。⁷也只有置身在退潮的灘地中近看，才會發現原來在退潮後的河口灘地上竟然布滿了一個個，數也數不清的小蟹洞。而當下一次的潮水漲滿了整個潮間帶時，所有的招潮蟹又都蟄伏在牠們各自的洞穴中，以鰓呼吸，靜待下一次的退潮，然後再一次的出洞覓食、打鬥、求偶、築洞……，周而復始，一如潮汐的漲退。

縱使清白招潮蟹可能是台灣分布最廣、數量最多的招潮蟹⁸，但對我而言，清白招潮蟹的產地模式就是在八掌溪南岸，因為我對牠的觀察與感覺是在這裡起始的。此外

⁶ 施習德：《招潮蟹》，頁 106。

⁷ 「清白招潮蟹的雄蟹在繁殖期會奮力地揮舞(大螯)，……雄蟹對於其他的競爭者會用垂直式的揮舞，但是對雌蟹卻以側面式的揮舞來求偶。」施習德：《招潮蟹》，頁 39-40。又，「低潮後一兩個小時內的揮舞展示和求偶活動會達到最高潮。」施習德：《招潮蟹》，頁 105。

⁸ 「Crane(1975)曾經提到過描述 *U.lactea* 是最大的挑戰，因為 *U.lactea* 是招潮蟹中分布最廣的種類，可能也是數量最豐富的種類。」施習德：《招潮蟹》，頁 103。

，在觀察清白招潮蟹的過程中，我也在附近的淺溼泥灘地第一次看到「萬歲大眼蟹」的族群，可是我在這裡一直都沒有觀察到牠們之所以被稱為「萬歲」的招牌動作(高舉雙螯)，所以暫且略過。倒是在這裡我終於看到想見許久的「大彈塗魚」(俗稱「花跳」)與其「張嘴、奮鰭、擺尾」的經典動作，一如北門蚵寮國小在建校一百週年的校慶上由市長黃偉哲所揭幕的「花跳塑像」⁹。既然在此一酬宿願，所以對我而言，大彈塗魚的意象也是屬於八掌溪南岸的。



⁹北門·蚵寮國小校長王建堯說：「花跳(大彈塗魚)是蚵寮傳統的養殖漁業，卻因經濟環境變遷而消失，為喚起鄉親的記憶與孩子對鄉土歷史的理解，並促進觀光經濟效益，『花跳公共藝術』的設置深具意義。」參見「蚵寮百歲校慶 花跳公共藝術揭幕」(《中華日報·中華新聞雲》2021/11/1)<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98792>